观大阅兵 一次灵魂的震撼

梁志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精彩画面。 来源：新华社

9月3日，是极不寻常、承载特殊历史意义的日子——它由烽火连天的岁月、血肉筑就的长城，以及军民奋勇抗争时抛洒的头颅和热血凝聚而成，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举行，我全程守着央视现场直播，心绪随电视画面起伏。

《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等悲壮歌声响起，瞬间将我带回国难深重、全民抗战的烽火岁月；80门礼炮响彻神州长空，我的心灵也随之一震。阅兵式上，受阅将士一声声“为人民服务”的呐喊，喊出了新时代军队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分列式中，陆海空、火箭军、军事航天、网络空间、信息支援等部队依次亮相，战斗雄姿与大国重器尽显——“三位一体”的东风洲际导弹系列、最先进的东风—61导弹，以及新型火箭炮，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首次登场，直观展现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强大的国力与军威。

我为祖国实现跨时代飞跃、愈发强盛而骄傲，内心既震撼又振奋。

当抗战英模的荣誉战旗飘过广场，那印着杨靖宇支队、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左权独立营、刘老庄连、狼牙山五壮士等标识的荣誉旗帜，如燃烧的火焰方阵；当天安门观礼台上，胸前挂满勋章的抗战老兵挥动国旗、举手行礼，此情此景让我眼含热泪。

我不禁想起2015年胜利日大阅兵，当时抗战老兵的受阅车队最先驶过广场，银发苍颜的老兵们举手行礼的画面，让我深受触动，写下《致敬》一诗：“荧屏前，我以十二分虔敬的心/向烽火年代，那些奋起救亡图存/心铸红星的勇士们/而今耄耋龙钟的前辈们，致敬！”如今再看老兵们高举的手长时间定格，那是世界上最庄严肃穆的军礼——致敬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也致敬巨变的时代与富强美丽的祖国。虽然我身在千里之外的英雄城市太原，却仿佛也在接受检阅，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让老迈的心中满是抗战精神的浩然正气。

我出生在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出生地是太原。家族背景深深影响了我的成长：祖父曾是故乡的抗日村长，叔父12岁从军成为“小八路”，转战太行山水间。这份家国记忆，让我心中始终存着一份“英雄情结”，也体现在我的创作起步阶段。1964年，我在《延河》发表两首处女作，其中《“红园”抒情》讴歌了一位经历抗战烽火、受延河水哺育的太行山驻军将军；次年，为纪念一二·九运动30周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诗作《高擎红旗迈大步》，礼赞革命前辈以“青春的铁骨”“写下中华民族抗日英雄谱”。

进入新世纪新时代后，出于诗人的审美追求，我除了合作编创电视剧《红军东征》，还创作了《燃烧的红》《国魂浩荡》《为八百殉国壮士而歌》等20多首记录抗战、致敬英雄的诗作。这些作品不仅在省内外刊物发表，部分还获得全国性奖项，被收入全国性年度选本。

观看此次大阅兵时，《救亡进行曲》中“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毕业歌》中“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等激昂旋律在耳畔回荡。祖国危难时刻那穿云裂石的呼唤，与今日大阅兵“国之重器”的亮相遥相呼应，让我浮想联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民族古训，即便在和平年代、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依旧是时代的强音。

我格外关注英雄先烈后人受邀观礼的环节：杨靖宇的重孙手捧英雄画像观礼并接受采访，让我对东北抗联将士在冰天雪地中最早坚持抗战、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精神肃然起敬；左权将军的外孙沙峰接受采访时说，看到左权独立营的战旗，既想起姥爷的热血与牺牲，也看到中华民族的不屈与复兴——这番话让我的心灵也注入一股热流。

看到沙峰手中左权将军与妻女的合照，我不禁想起此前参观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的场景：面对将军一家三口唯一的合照与那封寄托情志的珍贵家书，我久久注目，满心崇敬。2018年，我曾登上太行山十字岭，采撷一束黄花敬献在左权将军雕像前，向同行诗友讲述往事：当年左权副总参谋长为掩护总部机关撤退不幸中弹殉国，我的“小八路”叔父正是在十字岭对面的山坡撤离，指战员们在左权将军追悼会上满是哀声，纷纷誓言报仇。为此，我写下近百行纪实抒情诗《英魂不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核心是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事业。这场纪念活动，让我的心灵既受震撼，也得到洗礼与升华。如今我的文学生涯虽已进入收官阶段，但仍会以诗文抒怀明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写下《抗战胜利日》，回望80年前的历史性时刻，抒发挺进新征程、开创未来的豪情；还创作《义勇》，呼唤抗战烽火中淬炼的英雄浩气与义勇精神，愿共和国的铁打江山永远巍然屹立于东方。

出差在外念家乡

唐中才

今天，是我来杭州培训的第三日，初到时分的新鲜劲儿还没褪尽，却在傍晚路过巷口一家面馆时，被一缕陌生的面香勾得心头发空——那香气里少了点什么，仔细一想，是太原老陈醋独有的醇厚酸香。

我是太原长大的，打小的早饭就是一碗面，再加一勺老陈醋拌进面里，一口下去，面的筋道、臊子的咸香、醋的醇厚，三样滋味裹着热气钻进喉咙，连带着清晨的困意都被冲得一干二净。

在家时从不觉得醋有多金贵，厨房里的醋瓶总摆在灶台边，吃面时倒，拌凉菜时倒，吃饺子时，更是少不了。我那时候总嫌妈妈“醋放多了”，可到了杭州才发现，这里的醋是另一种滋味——超市里卖的醋多是米醋，颜色浅，味道也淡，倒在面里，只觉得是寡淡的酸。

培训的第5天，单位组织去吃杭帮菜。服务员端上西湖醋鱼时，我眼睛亮了亮——终于能吃到带“醋”的菜了。可夹一筷子放进嘴里，才发现这醋是甜口的，裹着鱼的鲜嫩，却没有一点我熟悉的味道。旁边的同事吃得津津有味，说“这醋鱼酸甜适中，最是解腻”，我却拿着筷子，突然想起去年冬天，妈妈在厨房里炖的羊肉。太原的冬天冷，妈妈总爱买带骨的羊肉，用清水焯过，再放进砂锅里，加葱段、姜片、花椒，慢炖两个小时，炖到羊肉软烂，汤泛着奶白色，然后倒两勺老陈醋，撒一把香菜。那时候我总捧着汤碗，连汤带肉吃下去，醋的酸香中和了羊肉的膻气，暖乎乎的汤顺着喉咙滑下去，连手脚都变得暖和起来。

那天晚上回酒店，我给妈妈打了个视频电话。妈妈正在厨房里收拾，镜头里能看见灶台边的醋瓶。“今天吃了什么呀？”妈妈一边擦桌子一边问，我笑着说：“吃了西湖醋鱼，就是醋不太对味儿。”妈妈听完就笑了，说：“你爸昨天还说，你走了之后，家里的醋都用得慢了。”挂了电话，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雨丝，突然特别想家——想巷口面馆的剔尖面，想妈妈炖的羊肉汤，想爸爸每次吃面时，倒完醋都要把瓶盖拧得紧紧的样子。

培训期近半时，我收到了妈妈寄来的快递。拆开一看，里面是两瓶老陈醋，还有一小袋妈妈自己炒的芝麻盐。妈妈在微信里说“知道你在外头吃不到正宗的醋，给你寄两瓶，吃面时拌一点，就当是在家了。”那天晚上，我在酒店的电煮锅里煮了一包挂面，捞进碗里，先撒上芝麻盐，再倒一勺妈妈寄来的醋。醋刚倒进去，熟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还是那种深褐色的液体，还是那种酸中带甜的香。我拌着面，一口一口吃下去，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原来乡愁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情绪，就是一碗带醋香的面，就是妈妈放在醋瓶旁边的芝麻盐，就是在家时习以为常、离开后却格外想念的那些小滋味。

杭州的雨还在下，可我不再觉得衣角的潮湿让人难受了。因为我知道，等培训结束，我回到太原，下了火车，第一件事就是回去亲手做一碗剔尖面，还要多放一勺老陈醋。那时候，热气会裹着醋香扑在脸上，我会一边哈着气，一边大口吃面。原来最踏实的幸福，从来都在故乡的烟火里，在那碗带着醋香的面里。

到蒙山拾秋

王利民

转眼已是初秋，去年深秋那趟蒙山之行留下的欢愉，仍清晰地印在记忆里。

去年，榆社县作家协会走进省城太原，与太原市榆社商会联合举办了一场以“探寻太原古韵，书写榆社新篇”为主题的文学采风活动。在两天时间里，我们打卡崛山围山、蒙山、稻田公园等景点，将深秋的斑斓风光尽收眼底，也算抓住了秋日的尾巴，拾得了几分独属于秋的诗意。

一群人说是“拾秋”，实则是借这趟行程续相聚之缘。

走在落叶堆积的小径上，脚下传来“沙沙”的声响。那是秋天的脚步，轻缓又清晰；也是我心底思念的旋律，随着落叶的颤动缓缓流淌。每一片落叶都承载着过往的记忆，它们在风中旋转、翩跹，最终轻轻归于尘土，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久久不散。

环顾四周，枝头那些即将告别枝干的叶子，在风的轻抚下发出温柔的低语。我不由得停下脚步，闭上眼睛，想让这份宁静慢慢渗透进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抚平平日的浮躁。忽然，一阵略带凉意的风掠过肩头，卷起几片枯叶，它们在空中打着旋儿、跳着舞，最后轻轻落在我的衣襟上，像是秋天特意递来的礼物，带着几分俏皮与暖意。

这一刻，灵光仿佛突然落在心头，万千感慨油然而生：这不仅是自然界的秋声，更是内心深处对岁月流转、生命更迭的深刻体悟。或许秋风本就是时间的信使，穿梭在枝头与心间；每一片落叶都是它传递的书信，悄悄诉说着关于离别与重生的秘密，温柔又有力量。

听，那是秋天的脚步，轻轻的、悄悄的，带着凉爽的风与丰收的气息，缓缓走来。落叶纷飞，如同时间的细沙从指缝间慢慢流淌，每一片叶子都裹着夏日的热烈记忆，也悄悄预示着冬日的宁静即将来临。

继续往前走，我开始留意更多藏在角落的细微声响：远处古刹偶尔传来的钟声，清脆又悠长；近处溪水边，孩子们嬉戏玩水的笑声清脆爽朗，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为这静谧的深秋增添了几分生动与温暖。原来，秋声从不是单一的自然回响，它还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藏在人与人的互动里，需要我们用心去聆听、去感受。

快到山顶时，视野变得开阔起来，深秋的阳光洒在山间，将草木染成深浅不一的金黄与橙红。驻足远眺，山间的景致在日夜交替间呈现出不同的美感，每一处光影变化都透着动人的韵味，蕴藏着对生活的无限期许。

在山间静坐片刻，耳边仍是那轻柔的秋声；俯身细听，远处似有“穿林打叶”的声响，在微风中唤醒心底沉睡的记忆。或许每一片落叶都藏着一个小故事，在风中低吟浅唱，诉说着季节的更迭与时光的流转。世间万物似乎都在等待：等风来拂过枝头，等雨来滋润草木，等月光来照亮小径，又或是在等一个未知的结局——是圆满的感叹号，是迷茫的问号，还是留有余味的省略号？看来这个秋天终究会被岁月带走，可即便来年又是新的轮回，那份对美好的期待，依旧在心里轻轻跳动。

你看，一片金黄的树叶恰好缠绕在枯黄的狗尾巴草上，像是在静静等待路人的驻足，等待诗人用文字为它留住这份秋的模样。

我行走在这金色的秋日画卷里，仿佛与秋一同起舞，慢慢感受它独有的韵律与温度。秋声，是岁月的低吟，是生命的赞歌，也是撩动心灵深处最温柔、最柔软的回响。

就这样伴着秋声下山，那次蒙山之行，我不仅拾得了满眼的秋光，更捕捉到了只属于我的“秋声”。如今回想起来，仍希望能通过文字，让你也感受到那份独属于深秋的韵味与情愫。

那场蒙山拾秋，于我而言，是对生命、对时间、对情感的一次深刻反思，更是一份对生活最纯粹的敬畏与热爱。

老师的幸福

裴金超

作为一名教师，每年的9月10日我都会收到学生们的祝福。去年的教师节，有一条祝福让我印象深刻、倍感欣慰。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准备开始新一天的教学工作。在众多祝福之中，有一条信息尤为特别。这条信息来自一个曾经性格内向、成绩并不突出的学生——小雅。她在给我发的信息里写道：“老师，您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您说出一直藏在心底的话。记得刚入中学时，因为胆小内向，我常常不敢和周围的人交流，是您的鼓励和教导，让我逐渐找到了自信。您的每一次微笑，都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现在，我已经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这背后离不开您的辛勤栽培。老师，谢谢您！教师节快乐！”

看完这条信息后，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我回想起小雅刚上初一时的模样，那时的她总是低着头，不敢与人对视。在我的课堂上，她总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从不主动发言，仿佛课堂上的一切都与她无关。我意识到，这不仅是羞涩，还是缺乏自信与安全感的表现。作为她的班主任，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找到一把钥匙，打开她心中的那扇门。

每当她的目光与我相遇时，我都用最温暖的微笑回应她。起先，她的反应是回避，但渐渐地，她开始回应我的微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我开始在课堂上创造机会让她参与。我借助小组讨论的形式，将她安排在一个活跃且包容性强的小组中。起初，她仍旧沉默，但在我的交代下，她的队友们更加积极主动与她交流。队友的接纳和鼓励，让她慢慢放下了心理的防备。几次讨论后，小雅开始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她说话的声音依然很小，却是前进的一大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雅逐渐在课上主动举手发言，学习上的困难也能积极面对。她的成绩稳步提升，眼中也有了自信的光芒。

想到这里，我拿起手机，给小雅回复了一条信息：“小雅，看到你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取得今天的成绩，老师感到无比欣慰。你的成长和进步，就是对我最好的节日祝福。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这份勇气和自信，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教育是一次长跑，而每年的教师节，便是沿途的风景。在那悠长而斑斓的教育生涯中，我如一名守望者，静静地站在时间的河岸，目睹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成长与蜕变。

凤凰山里的红嫂

亢凤英

80年前的一天，娄烦地区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村正沉浸在一片静谧的夜色里。一个瘦弱的小脚女人从村子里快速闪出，她警觉地四处张望，确认没有盯梢尾随者后，迅速从村外的陡坡滑下，拎起地上的一根木棍，深一脚浅一脚地直奔通往羊道坡、更显黑暗幽深的凤凰沟。

走过杂草丛生的泥泞小道，女人费力地攀爬一处无从着手借力的崖石——几次三番滑落，她又一次次努力向上，咬着牙、憋着劲，最终翻滚着爬了上来。万籁俱寂的山沟里，似乎能清晰听到她奔突不止的心跳声。女人弯腰使劲捏了捏生疼的小脚，顾不得休息片刻，又跌跌撞撞地继续赶路。

前方传来飞瀑流泉的声响，女人轻轻舒了口气——她知道，翻过这道坡，离羊道坡就不远了。凭着记忆，她摸黑小心翼翼地走在一条临崖的羊肠小道上，抬头望了望漆黑的夜空，暗自告诉自己：绝不能有丝毫偏差，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跌落悬崖。走到一处陡直的坡底。她抬头仰望山顶，尽管什么都看不见，脸上却露出了轻松的微笑。她用衣袖擦了擦满脸的汗渍，像一只潜行在夜间的狸猫，手脚并用、一鼓作气朝山上爬去。

女人最终停在山顶一处避风隐蔽的土窑洞前，她摸着胸脯定了定神，等风箱般急促的喘息稍稍平稳，才轻轻推开一扇用树枝做的门——那是一处低矮逼仄、勉强能容身的窝。

“嫂子……”女人刚猫腰站定，黑暗中便传来一个男子虚弱的声音。

看不清女人的表情，只见她缓缓解开自己的大襟袄。

“嫂子，孩子还小，留给孩子吃吧，我慢慢会好起来的。”男子哽咽着拒绝。

“开锁，你是咱家的英雄，是咱娄烦人的骄傲，大家都盼着你快快好起来，早日站起来！”女人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温和与坚定。

当男子含住女人乳房的刹那，泪水像决堤的河流般无法抑制地汹涌而出，他甚至像孩子一样，将头伏在嫂子怀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长兄为父，长嫂为母，你在嫂子眼里也是孩子。”

这个女人，正是时至今日仍被娄烦人民口口相传、深深敬仰的红嫂——凤凰村村民聂纪兰。

时间回到1942年农历八月初六：革命战士苏开锁同志，为掩护在娄烦地区召开的抗日秘密会议上的首长与相关人员安全撤离，孤身与日伪军激战，最终身负重伤，被秘密转移到凤凰村外荒无人烟的羊道坡养伤。

羊道坡，顾名思义，就是仅容羊行走的小道。这里一路崎岖蜿蜒，沟壑相连，满是险坡危崖与淤泥溪涧，正因是人迹罕至的荒沟，才不易被日伪军发现，成了隐藏伤员的绝佳地点。

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物资极度匮乏，又缺医少药，根本无法给羸弱的苏开锁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于是，聂纪兰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奶水为苏开锁的康复尽一份微薄之力。为了挽救伤员的生命、让他尽早康复，聂纪兰狠心撇下刚出生4个月的孩子，每当夜深人静时，就独自一人徒步翻山越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着前往羊道坡的隐蔽处，给苏开锁喂奶。

当聂纪兰看到昏迷中的苏开锁被子弹洞穿的左大腿，又听闻他机智勇敢、舍身忘死的英雄故事后，内心被深深打动——她既为这位英雄兄弟感到自豪，也满心担忧他的伤势。

白天怕被日伪军发现，又不敢留下过多杂乱的脚印，为了掩人耳目，聂纪兰只能每晚独自往返于家与羊道坡之间。一双旧时女人畸形的小脚，在暗夜里摇摇晃晃，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途中还常常遇到恶狼挡道，昏暗的夜色中，与恶狼狭路相逢，聂纪兰难免不寒而栗。可一想到在深沟里养伤的苏开锁，她便没有丝毫犹豫与退缩。有好多次，她紧紧握着防身的木棍与狼对峙，凶狠的恶狼竟被她那股威风凛凛的气势吓跑。即便夜里传来狼的长嗥、夜枭凄厉的叫声，也从未动摇过她的坚定信念。聂纪兰就这样用细碎的脚步，一遍遍丈量着羊道坡的沟沟岔岔。

后来，4个多月大的孩子有时哭闹不止，聂纪兰实在放心不下，只好背着孩子往返羊道坡。有一次遇到下雨，两人无处躲避，被雨水浇淋的孩子大病了一场。聂纪兰为此忧心如焚，尽管孩子的病情时刻揪着她的心，可她更担心深沟里养伤的苏开锁。白天操持完家务，晚上她依然拖着疲惫的身子，坚持在夜色中赶路。为了让苏开锁能吃到充足的奶水，聂纪兰更是毅然给自家孩子断了奶，只喂孩子吃南瓜泥、喝小米汤。

从秋日到隆冬，无论刮风下雨、顶风冒雪，聂纪兰从未间断过对苏开锁的照料。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照顾，苏开锁的伤势奇迹般好转，最终得以康复。

多年后，我踏上了当年聂纪兰曾经走过的路。

一路上，我们踏泥泞、翻危岩，沿着一侧临崖的羊肠小道艰难前行，终于抵达了当年苏开锁养伤的山脚。抬头仰望，一道笔直的陡坡高高耸立在眼前，我们拽着斜生的树枝和杂草，费了好大劲才攀爬上去。到达那处土窑洞前时，所有人都已气喘吁吁、心慌不止，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就再也不想起来，还得时刻提防滑滚到坡下。俯视来时的路，原本的小径早已变成临崖一线，蹲在路边休息的队友，看起来都遥远而矮小。

当天天晴气朗，大家心情也十分闲适，每个人都是大脚板落地生根，走起来稳当有力，即便如此，仍累得东倒西歪，陆续有人掉队。可当年，聂纪兰只是一个小脚女人，每到夜深人静，就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往返，而且一走就是三个多月。我不禁在心里发问：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她走完这段艰难的路？

想着想着，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沂蒙颂》。聂纪兰，不正是像歌中那位捧着鸡汤的红嫂吗？她无私奉献、拥军爱党的故事，至今仍深深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